



## 心橋

黑白的記憶變彩色

◎吳兒容

記得小學時，每次老師叫我們畫橋，我畫的橋總是短短的，底下蜿蜒著的，只是一條小小的河流。老師總說我畫得太短，氣勢太弱，而那條河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條大水溝罷了。說也奇怪，我的橋，無論怎麼畫也畫不長。就算我的橋，只不過是大水溝上的一塊水溝蓋，但我就是喜歡這樣的橋。

上了中學，老師開始叫我們以「橋」為題，寫幾篇文章，我便試著把我的「橋」拉長，企圖用文字堆砌這座橋，因此，我的橋開始變長，橋是人與人之間心靈交流的媒介，是拉近人與人距離的工具，每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個人都應推倒心中的那堵高牆，搭出一座橋來，而理性的溝通正是築橋的材料……等等諸如此類的句子，把我的「橋」堆砌得很長很長。至於這座橋的另一端到底通往那裡呢？反正寫過就算了，何必去想呢？就像在台北坐車，即使經過同一座橋好幾次，我從不會去注意橋的名稱，走過就把它忘了，有何不可？

直到這幾年搬到宜蘭，必須騎腳踏車上下學，我才開始注意到經過的每一座橋。記得是某天黃昏吧，我突然興起去四合院逛逛的念頭。四合院是外公的舊居，媽媽曾經告訴過我，在我三、四歲時，最愛去那兒玩，已過了十四年，不曉得那兒的風景，是否依舊。於是我一邊哼著歌，一邊騎著車，去拜訪那段逝去已久的童年時光。

到了四合院，我深吸了一口氣，它果然沒有讓我失望，院子裡的老榕樹仍舊聳立，蟬鳴也仍然如昔。在興奮之餘，我聽到了河流的喘息聲，有點陌生，又有點熟悉，我走出四合院，順著河流聲，找到了那條小河，當我看到那條河，我簡直無法置信。河的上面，有一座橋，



<我心中的一座橋>

就是那座在畫中，短短的，怎麼拉也拉不長的橋。那座被我遺忘，又深藏在心中的橋。

我一步一步地走到橋邊，輕輕撫著欄杆，橋面上還殘留著用紅色小石畫的格子的痕跡，這是何時留下來的呢？又是哪個頑皮的孩子跳完了格子，又忘了擦去的呢？難道是十四年前，那個三、四歲的小女孩一筆一筆畫下，又一步一步踩過的痕跡嗎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個小女孩到那兒去了？那段屬於這座橋的記憶又到那兒去了？難道在小女孩兒踩過一格又一格的同時，這段記憶，也被一點一滴地遺忘了嗎？

我輕輕拾起一顆紅色石子，記憶再度鮮明起來，我抬起頭，望向橋的那一端，彷彿看到了十四年前的那個小女孩，一格一格地，快樂地跳著。我毫不猶豫，也一格一格地跳向橋的那一端。

因為我終於明白，這座橋，這座我心中的橋，它通往那裡了。

（青少年組 佳作）